

主编◎浅一

楚辞

中国青年出版社

I247.5
3780

主编 ① 浅

楚母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毋慊/浅一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

ISBN 7-5006-6514-8

I. 毋... II. 浅...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8888 号

美编: 瞿中华

责编: 申永霞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84015594 营销中心电话: (010) 64065904

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1340 1/24 9 印张 2 插页 180 千字

2006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2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定价: 18.00 元

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务中心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84047104

目 录

“卷首”居无定所的花园	陌陌辛西娅	02
北十字工作室介绍		04
主打小说		
双生	陌陌辛西娅	08
荷叶杯	陌陌辛西娅	34
成长的疯狂一代	庆 庆	54
短篇小说·散文		
流年，203A室	申西杰	60
逝者如斯	申西杰	64
回忆过去的忧伤	庆 庆	70
森林之外	陌陌辛西娅	75
如焰火般绚烂	coffee	80
花开如云	留 加	90
烟	福尔马林	94

我在花园里种满了鸢尾。白的洁净。蓝的肆虐。紫的妖娆。

一个名唤花逝的女子说：从看见鸢尾的第一眼就不能承受她丰盛如妖孽般的色泽跟姿势，你爱这样会伤害人的花。

呵。我微笑。手里捧着一罐可乐，百事。雨点微微地落下来，夹杂着泥土的腥热。

怀念那个雷雨如注的夏天，夜里的惊雷一个接一个在头顶炸开。比烟火更明亮。从床上跳下来赤着脚踏在冰凉的地板上寻找鞋子。

种养的栀子花在盛期的时候折断，心疼而无法安置她们。打开抽屉深处那只红色锦缎面的盒子，那里留着我十四岁末年的一缕断发。微微的香。

我把那些失却了水分的栀子放在它身边，它还束着那条淡粉色的发带。是我在年华里不得不承认丢失的纯真。

挑拣了一张盘插进光驱里，盘坐在电脑前为自己的手指涂抹黑色的甲油。

《空房间》，一场无声地对视觉的质疑。

唯一的一句台词。是那个女子开口说出的我爱你。

我爱你。

成为唯一也是最大的真理。

居无定所的日子，只因为内心的漂浮和不肯安定。

收拾行装的时候，黑色的箱子里往往只简单地塞着两套换洗衣物，一些巨大的还未完工的十

「卷首」居无定所的花园

陌陌幸西她

字绣。还有一些手稿。

喜欢一切安静的地方,无关繁华或者荒凉。

对着雨后的湿润地面。常常幻想,有没有白衣曳地的女子在晨风里奔跑,泪流满面。没有安慰。

我们的日子终不会再来。

所以,不要悲伤。

随我来听这花园的浅吟轻唱罢。

嘘,这是静谧的殿堂,只收取你灵魂深处的合音。

陌陌辛西娅。

牧羊座。中长发。颈上佩戴十字。

惯常沉默。当对一座城市没有好感便鲜少外出。

每日不过同他人一样抱了书本上课并对所学的商务类课业不甚感兴趣。

习惯在摇滚乐声里敲击文字。渴望行走。

现实中有略微的手足无措。不习惯表达情绪。

骨子里有豪爽的天性。但在安静的外表下隐匿。

有倔强的因子。也往往宁愿逆流于人群的固定模式。

欢喜于陌生人刹那间的灵魂碰撞。像一场巨大的素未谋面的爱。

亦同样欢喜沉默的人。因为认定他们善良。

有一个小自己一岁的妹妹。于是有了《双生》的初拟。

有很多深爱的人。于是有了《双生》的血脉。

不想炫耀这一刻的梦想有多恢弘。不想描述这些人的聚首有多难得。

只是突然开始想快点见到书出版的样子。

因为这些人努力了太久。

因为想对我的父亲说：我只是喜欢以写字为生的方式。

游离色

游离色。84年射手座女子。学生。俗人一个。

浮躁。热爱金钱美色。曾经的梦想是有朝一日能数钱数到吐血。总希望自己能捡到有钱人丢的

北十字工作室介绍

钱包。好吃懒做，不修边幅，生性懒散，像极了某种贪图享乐的生物。眼下最大的愿望是家人能过得好些，自己可以放心地做个背包族，去每一个向往的地方，成为一个皮肤黝黑神情淡然的安详的女子。

感觉迟钝，思维混乱，一度怀疑自己大脑里的数据被篡改，平时玩笑开得了说话让人不敢相信，认真起来就显得笨拙。不和自己不喜欢的人说话，甚至一句谢谢。对他们极度吝啬自己的语言。有时沉默有时聒噪。对着电话常常会不知道自己说什么，沉默但是不愿意挂电话，想听听曾经相通的人的气息。不对身边的人说我在为自己的梦想努力，等成功以后我会拿着我的骄傲告诉他们，这段时间我在做梦，并且成真。

曾经与舍友讨论过为什么活着这种话题，结果聊着聊着就忘了自己在聊什么。注定不是个深刻的人。

不喜欢逛街。不化妆。用某些人的话说看起来不像个女的。视电脑为自己的另一半，收集漂亮的烟盒。

在ZIPPO专卖柜台前会挪不开脚。喜欢一切看起来旧旧的东西。

不喜欢被包装的玫瑰，梦想会有人给我种一大片的向日葵。

一直不是一个能让父母引以为傲的孩子。甚至一度不懂事地伤害他们，自觉不是一个好孩子。遗憾的是没有做过诸如离家出走的大事，20年居然稳当地过去了，在青春的尾巴上，终于做了一件感动自己的事，把这本书送给自己当二十一生日礼物。嗯。就祝自己快点发财吧，呵呵。

米你曲奇

米你曲奇。北京某高校大学生，喜欢音乐和体育，对文学更有特别的偏好。

崇尚自然，觉得只有纯粹的商业，没有纯粹的东西。

性格开朗，喜欢交朋友。

Coffee

Coffee。北京工商大学学生。

我出生在一个夏末的傍晚，五点四十分，晚霞最灿烂的时候。

那一天，妈妈笑得眯上了眼睛，她说，她是在那一瞬间明白了作为一个母亲的快乐。我就这样，承载着妈妈的希望与幸福，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后来，爸爸告诉我，生我的那一天，天边的晚霞美丽得像一块精美的玉石，神秘而且晶莹。于是，他们决定给我起名叫璐。璐，美玉的意思，爸爸说我是陈家的美玉，我有了自己的名字，陈璐。

熟识我的人都说我是一个太过于幸运的人，同时拥有了爸爸妈妈的宠爱，爷爷奶奶的挂念，还有来自姑姑、姑父和哥哥们近乎溺爱的关怀。他们告诉我，璐璐，你要好好学习，将来要有大出息。我点头，我知道，我所听到的不单单是一句要求，而是家里人的期许与愿望。所以，在我三岁的时候，其他的小孩子都还在外面玩沙子玩泥的时候，我就已经坐在家里的小板凳上，跟爷爷学会了3000多个汉字。所以，我从小学到现在，都一直在班里做着班长或是学习委员的工作。邻居的爷爷奶奶见了我，都会说，璐璐，你真棒。我就会乖巧的笑，告诉自己，我是大人眼里的乖宝宝。我没有对他们任何人讲，其实我是多么的不愿意对着那些被人传授过无数遍的教材做那些变幻莫测枯燥无味的习题，我没有对他们讲，其实我是多么的渴望流浪，多么的想去过一种和现在不一样的生活。

然后，有了网络。然后，我开始在网上虚拟一个自己想要的自己，我管虚拟的自己叫coffee。再然后，我就在虚拟的世界里碰上了浅一。我们说话，聊天，我看到了一个为自己的梦不顾一切的孩子，看到了梦想的力量，也仿佛看到了自己想要的和现在不一样的生活。

我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认识了这些可爱的人。我们一起把遥不可及的愿望一步一步变成现实，我们在做，也许很快就要做到了。

现实的世界，同样有梦想撑腰。在就要写完这些字的时候，我对自己说，璐，是为自己的梦做些什么的时候了。

庆庆

庆庆。

当我落笔介绍我自己的时候，我才发现这是一个美丽而又悲伤的季节。

我渐渐懂得了菁菁校园中的真情。

庆庆，一个四处游走在“五一”出生的男孩子。去过很多地方，经过无数站台。背着大大的旅行包始终遮掩不住他流浪的轨迹。

离开的地方是好地方，没去的地方是好地方。我，总是在向往与思念之间流浪。看着站台怅然相望。

敞开的经纬，坦荡而宽阔。他没有精神矍铄的表现，有温柔漂泊的浪子心结，没有气势磅礴的文字，却有桀骜不驯的独立风格。

曾经流浪的慑人气势，已变为满目疮痍。

年少骄傲的雄姿英发，已变为青春往事。

灵魂的沉浮把文字荡入真实的旋涡。

我想我对庆庆了解就这么多。

浅一

浅一。天津商学院学生。

05年秋季个性签名:帅是肤浅的,我是天下第一肤浅,故名浅一。

。 05年是我生命里最值得纪念的一年,这年我结识了米你曲奇等5人,像陌陌说的那样:我们在一场未知的征途上,手牵着手继续。

我只是想走一条文字的道路,同时这条道路上的物质足够我生活。

我并不奢求什么,我只是很庸俗地想起抚育我的父母,这么多年来对我的悉心照顾与对我的包容;想起那些并不一定在我身边却给我力量的朋友,这些日子以来对我的文字从不认可到欣赏;想起我们工作室,我浅一何德何能,承蒙了你们所有的力量,去寻找属于我们的后花园。

尽是温暖的纪念。

北十字工作室网站:www.atshi.com(网络技术支持:蝎子)

很多很多年以后，七袭对榄析的印象，仍然是那个四岁的在她掌心里挣扎着要脱离的孩子，她倔强的眼神穿透了七袭软弱的神经，七袭愣怔了一下，她已经甩开自己的手飞快地跑开了。

七袭望着自己的手掌发呆。她回头看见爸爸妈妈追随着榄析而去的目光。榄析扑进姨丈的怀里，她仰起脸说，爸爸，我要回家。

七袭想，自己就是这样，他们说榄析其实是自己的双胞胎妹妹，自己就接受了；他们要自己把榄析留在家里住一晚，她就上去拉扯榄析的手了。她为什么没有像榄析不认她这个姐姐一样，拒绝认这个妹妹呢？

[01] 榄析，他是你的

高三。七袭安静地抱着书穿过篮球场。她知道左铮在场上厮杀正酣。她模糊地望着他的眉眼。她始终觉得他是这样干净的一个男孩子。他们认识已经五年，他的女朋友也换了一个又一个。

七袭不想成为其中的任何一个。

所以他们只是一直在一起聊天，开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七袭每次看见他牵着不同女孩子的手，都只是无比沉静的微笑。

她想，她不在乎。因为左铮从未真正属于某个人。他的心，还未安定。她可以等。多久都可以。

直到那一天夜里她跟榄析坐在凉台。天色幽蓝得像某种魅惑。月亮很大，很圆，寂静地挂在她们的视野前方。榄析突然就流了泪：姐，为什么左铮要跟那么多女孩子在一起呢？他只喜欢我一个不够么？

双生

◎ 陌陌辛西娅

七袭那一刻怔住，像十三年前榄析挣脱了自己的手掌一样的无措感。所有的闪光灯聚集在她头顶将她的尴尬醒目至无可隐藏。她的嘴角有稍稍的抽动，手指一刹那僵直，她听着自己的血管在倾泻的月光里一圈一圈清脆地剥落掉，鲜血以无比迅猛的姿态弥散进整个身体，她捂住胸口，她觉得那里随时要喷出血来。

她枯萎的手握住榄析同样冰冷的手掌，榄析，他会是你的，他从前只是个不懂爱的孩子，现在有了你，他就会长大了，会学会心疼他喜欢的女孩子，他会只是你一个人的，没有人抢得走，因为榄析，是这么温柔又美好的女孩子呀。

七袭揽着她臂弯里的这个孩子，和她流着同样血脉的孩子。她惟一的妹妹，仅可以爱的妹妹。她可以给这个孩子一切，包括生命。那么，何况爱情。

月亮安静的看着，笑着，不说话。

[02]因为你是我姐姐

七袭记得榄析五岁时的样子。爸爸妈妈终于说服了姨娘和姨丈将榄析接回家里。姨娘膝下无女，一直视榄析如同亲生。榄析那一天沉默的站在屋子中央没有说话。七袭从那一刻感知她是一个认命的孩子，无论她的眼神可以凌厉地穿透任何东西，她都没有要反抗的欲望。

从此在一起生长，榄析从不跟七袭争抢任何东西。也许是因为她始终觉得自己是这个家庭的闯入者。也许，是因为疼惜。

一个妹妹，对姐姐的疼惜。

邻居们开始惊叹这一对姐妹的相似，一样如花的脸白瓷一样的皮肤，一样的衣衫和长发，一样看到谁都礼貌地微笑。始终手牵着手从上学的路走到放学的路。安稳，无害。

十岁那一年。夜幕。昏黄的屋灯。男人和女人在争吵声里开始厮打。七袭看见女人锋利的指甲刻进男人赤裸的背，一道一道尖利的红刺伤她的眼。她看见女人的头颅在男人的手上拼命挣扎。她的喉咙嘶哑，张开口软弱的声音立刻被嘈杂的混沌完全吞没。四处狼藉，沾满灰尘的台扇在男人的身上发出最后的呻吟然后散落。

七袭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站在了男人和女人中间。女人的手还死死掐住男人的脖子，男人揪着女人头发的手背上青筋暴起。七袭拉扯着他们的手臂，她听见自己用了今生最大的声音喊出那句话，停……止……啊！

七袭，你让开。七袭睁大眼，望着男人铁青的脸。这个男人，这个自她出生起就沐浴在和母亲的征战里的男人，这个眼神里布满兽欲和野性的男人，真的，真的，是自己的父亲么？

七袭仰起她桀骜的脸，我不让。

男人宽厚的手掌扑面而来。七袭甚至听见了它裹挟而来的血腥的风声。她在那股腥甜里微微闭上了眼，她所有紧绷的神经在那一刻松弛瘫软，所有野兽一样的语言，在她的听觉里突然静谧。她的记忆里，空无一人。

钝重的耳光声。七袭看见一个弱小的身影在自己眼前摇晃着扑倒。她迟疑着伸出手想搂住那个身影，突如其来的重量却连带着自己的身体一起坠落地面。

她惊慌地扳过榄析的脸，白嫩的皮肤被火辣的红覆盖。她轻轻的伸手捧住榄析的面庞，

榄析，你怎么竟会笨到跑过来？

榄析伸手抹掉七袭的眼泪，她的手指冰凉，因为你是我姐姐。姐姐，我不疼。真的。一点儿都不。

七袭搀起榄析到墙角的沙发上坐下。她回头看着男人和女人的厮缠继续。她握着榄析的手，感觉自己的心脏被阴冷的风一寸一寸席卷。在她们的父母眼中，她们就如此无足轻重么？

七袭瞥见桌上的玻璃杯。她想也没想地抄起它摔在地上。碎片四溅，在昏黄的灯光下闪着凛冽的光。七袭弯下身子，将那些碎片紧紧紧紧地握进右手里，她骄傲地举起她的右手蔑视地看着男人和女人，鲜红的液体顺着她洁白的手臂蜿蜒而下，她听见自己的声音不含带一丝感情，

这样，你们，可以停止了么？

[03]捕风捉影

七袭微笑着看着左铮牵着榄析的手向自己走过来，他们真的在一起了。她透过左铮的瞳人看见那天的自己掂起脚尖靠近左铮的耳朵，她说，榄析一直爱恋你，恋到要生病了……左铮，你也该考虑认真一次了吧！然后左铮抬起头就看见七袭狡黠地笑。

她将自己五年的暗恋，双手交托给了自己的妹妹。

而她不能够转身不看这一切。

她望着自己的手掌，迎着日光。手心薄如透明的蝉翼。她捂住自己的眼睛。它们是干涸的。没有任何液体可以流下。

她记得十岁那年榄析跪在自己面前仰脸帮自己清理伤口的样子。整个的右脸都肿起来，可是没有叫一声疼。七袭那一刻在她眼神里没有看见任何桀骜的凌厉，她的眼神那样温和而且淡然，宛若幼时始终垂手接受一切的自己。

七袭那时候想，我要保护这个孩子，耗尽所有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七袭也记得十五岁那年，一样是父亲和母亲无休止的暴力纠缠。七袭安静地待在自己房间里，没

有任何劝解的欲望。榄析推开她房间的門。七裘在窗前转过脸来望着她，双唇紧闭。她伸开手迎榄析进她的怀里，榄析抱着她冰冷的身体哽咽。

七裘把脸贴在榄析柔顺的头发上，很久，她说，榄析，主会保佑我们。

她们靠在一起听她们最亲的人像野兽一样互相摧毁，她们开始知道天光大亮有多么的漫长。

榄析趴在窗台上，头发滑落下来覆盖了她的脸。她说，姐姐，我什么时候会死？

七裘从后面抱紧她。她的下巴抵在榄析的头顶上，她说，榄析，有我在，你怎么会死。

有冰凉晶莹的液体打在榄析的睫毛上。榄析的睫毛轻颤，她想到蝴蝶惊惶的翅膀。

然后七裘就带着榄析去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北方城市，没有任何交代。她只是对这个家庭无比失望。她想，即使只能离开几天，只要能离开几天也是好的。

她们走得义无反顾。带着对初次离家的惶恐和惊喜。白天就沿着陌生的街道漫无目的地行走，晚上就花30块钱在一家通宵影院里缩在座椅上睡觉。七裘记得有一晚她打车带榄析去广场看喷泉。榄析在盛大如玫瑰色的水雾里奔跑雀跃，她的白色的裙角翩跹旋转出好看的纹路。无数的人流簇拥在周围看着这个欢喜如纯真精灵的孩子，他们善意地欢呼。水面和绚烂灯火一起静谧下来的时候，榄析附在七裘的耳边说，姐姐，我真想全世界只有我跟你。

可是她们只待了五天，七裘用最后仅剩的钱买了回家的车票。她们还是要回去。现实之中，她们没有任何可以存活的能力。

回到家的当晚，七裘被罚跪了整整一夜。榄析要陪她，被七裘硬赶回房去。

而七裘惟一一生都不可忘的，是第二天在学校遇见左铮，左铮挥手给了她一个耳光。他狠狠地说，骆七裘！如果你要发疯！就自己去疯！不要拉上榄析！

不要……拉上榄析。

七裘抬起头笑了，她听见自己的声音如此陌生，左铮，你的牙齿要咬碎了呢，呵呵。

七裘有时候会想，我，是残废的吗？

风声穿指而过。所有爱欲，捕风捉影，空荡无声。

[04]我多想像孩子一般天真

过了这一天就是圣诞节。

男人和女人终于分开了。

榄析看见七裘的眼神凌厉像桀骜的兽。

她一字一句地重复，我要和榄析在一起，我能照顾她。

男人的口气终于缓和下来，七袭，你不要任性。

七袭倚在门旁轻蔑地笑。在他们年复一年的争吵里榄析无数次地看见她这样的笑。笑他们，更笑她自己。

是他们将她变得如此坚硬。

榄析走过去握着七袭的手，我要和姐姐在一起。

最终他们走了，她们留下。

再不会有那样凄厉的叫声和肉体被钝重推打的声音了。

他们怎么竟用最好的年华来彼此折磨。

这一天晚上他们没有上课。祈薇嚷着不管什么可恶的高考了，我们去长堤放松一下吧。很多孩子摔掉书本欢呼响应。祈薇是个人缘很好的女孩子，大大咧咧的性格，笑容始终比夏日里的阳光还要灿烂。七袭跳过去揽住她的脖子，“翘课”这么好的事当然要算我一份啦。

天很黑，很多人半路折返。最后只剩下左铮骑着单车载着榄析，祈薇自己一辆车轰轰烈烈地在前面开路，合欢载着七袭落在最后面。他们一路向西去往这个城市最荒凉的地方。合欢的右手背在后面握住七袭的手，七袭望着他的背影讲不出任何拒绝的话。合欢是个多么单纯的孩子。他今晚的快乐，全都悬在自己被握着的手上了。

他不清楚七袭的世界里有多少黑暗的泡沫，尽管七袭不爱他，可是她是那样的贪婪温暖，哪怕这温暖是来自于异性的一只手。

她不想被左铮他们看到自己的手和合欢握在一起。可他又是多么固执的孩子呵，他就那样固执地用力地握着七袭的手，仿佛一松开就会受伤。

七袭看着风在远处稀疏的灯光里旋转出深蓝色的漩涡，掠过合欢的发尾继续旋转。七袭想说，我们做那种没有任何性别差异的哥们儿好么，可是她说不出口，她怕那只温暖的手突然失去力量。

远处的天空突然缤纷起美丽的烟火。在炫目的流光里，他们一个个从车上跳下来欢呼雀跃。

七袭没有看见左铮忧伤地望着自己的眼光，她只看见自己孩子一般的天真，在漫天烟火中居然是那么荒凉。

七袭从梦里哭醒过来。她梦见她和左铮站在无人的旷野里。风把她的长发像丝缎一样打开，大雪不断地落。她觉得自己的身体一直往下沉，沉，好像就要这样坠进死里去。她仰脸望进左铮星星点点的眼睛里去，他俯视着她的下沉，他轻轻地说七袭对不起像在念一个符咒——他不来救她。

七袭坐在床上开始写日记：

我总是想，如果让我的血液，流过这房间的每个角落，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然后当阳光肆

虐地照着的时候，他们推开门就会看到在猩红里安睡的我。可是我不需要看见。我在黑暗的时候就闭上了眼睛，听着自己的血液剥离出自己身体的声音就闭上了眼睛。它们或许在诡谲地微笑，或许在绝望地哭泣，或许在张狂地呼啸，但是它们都是我的孩子。孩子。

我多么希望我还是当年那个会为了一辆玩具车嘤嘤哭泣的孩子。躲在自己的臂弯里，睁着黑黑的眼睛看潮汐涨落星月韶华。

我的胃痛一日一日地加剧，我知道我的身体已经残损。而我一次次地割开我的皮肉。我只是想知道我的血是不是黑色的，否则它的流动怎么会如此迟缓而且冰冷。

父亲和母亲终于放过了彼此，榄析不会知道这解脱迟来了十五年。我永远记得母亲告诉我的我两岁那年所犯的罪孽。那时候父亲已经决定离开。他把一切都留给我和母亲要独自去南方从此一个人过活。他的一只脚已经跨出了家门。是我蹒跚地爬过去扯住了父亲的裤管，我说，爸爸，你别走……

是我让他留了下来继续这厮缠。看，我竟然在两岁的时候就已经丢失了单纯。

七袭丢下笔抱着自己的膝盖轻轻地哼歌，

如果/如果/如果/你不能爱我/就请原谅我的寂寞/如果/我还/继续爱你/也请原谅我的忧郁

如果/如果/如果/我还能爱你/我的忧郁却打扰了你/就当/它是/就当它是你/就当它是风的叹息……

[05]我爱你，再见

左铮从来没有吻过榄析。他只是会牵着榄析的手过马路，到了对面又马上放开。他偶尔会微笑着揉乱榄析的头发，眼光里是哥哥疼爱妹妹一样的光泽。有时候他也会很认真地看着榄析，然后说，榄析，你和七袭越长越像了呢。

榄析的心就这样一直在风里面摇摇欲坠。

毕业那一天，榄析看见七袭和左铮站在教学楼前的玉兰树下等她。她看见左铮从七袭的指尖夹过燃了一半的七星，目光温柔专注。

榄析想，他们三个，就要这样各自天涯。

合欢和七袭一起考去了北京，左铮远赴厦门，榄析拿到了湖北美院的录取通知。

七袭先走，她执意不让榄析和左铮去送她。左铮望着她欲言又止。榄析知道他和自己一样明白七袭只是不愿意离别。

七袭拍拍榄析的脸，榄析，要加油啊，我等着参加你们的婚礼呢。

榄析看着七袭的眼睛在自己面前弯成美好的月牙儿。她看见左铮走过去拍拍合欢的肩膀，合欢，

好好照顾七裘。榄析知晓他的眼睛里面蒙了雾气，风生水起，暗涌不息。

左铮走的时候，榄析执意要去送他。长长的站台一片喧嚣的空虚。榄析模糊的看见自己十五岁那年跟随着七裘踏上列车头也不回的样子。自己生命里的惟一次勇敢跟反叛，在七裘的掌心里被成全。

榄析扑进左铮怀里，双手紧紧地环住他。这一刻的温暖这样容易丢失。榄析感觉到即将抽空的无力。她留不住他，尽管他的笑容还在她眼前。可是这么快这么快就要像烟雾一样消散掉。

什么都不会给她留下。

榄析觉到左铮的手迟疑了又迟疑终于落在了自己的肩膀。他说，榄析，你要好好的，好好照顾自己。

火车扬长而去的刹那榄析望见自己手掌里的虚空。她想，铮，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分手。你说了，我就可以把你忘记了。可你不给我机会。

周末的时候，合欢会穿越整个城区过来陪伴七裘。他们多数时候是沉默的，就埋首在那些高大的银杏树影里穿行。合欢说，我不会勉强你，这样的关系，已经很好。

七裘微笑接受一切的安排。

在合欢的眼睛里这是一个模糊的女孩子，走路的时候完全忽略汹涌的车流和人海，过马路的时候也从不看红绿灯，合欢第N次将她从冲撞过来的车辆跟前拉开的时候，他笑她，你是不是随时都抱着必死的决心啊，七裘就仰脸笑靥如花。

他们的关系暧昧。只是各自清楚。彼此对彼此。从来什么都不是。

七裘还是常常胃痛。她在清冷的早晨平静地看自己呕出来的腥臭的血块。她已经很少吃东西，细长的手指夹着的香烟在阳光底下跟她一起呼吸。她瘦得仿佛可以清晰看见所有的血脉。

她想，就快自由了。

一树一树的槐花香。换上裙装的俏丽女子。咿咿呀呀摇摆着小小身体的孩子。地铁里紧紧拥抱的恋人。七裘摘下耳麦扣进合欢的耳窝里，《Dying in the sun》，一遍，一遍，唱响，唱响——

Like dying in the sun,

Like dying in the sun……

[06]姐姐，我要把他还给你

榄析看到滨崎步的专辑封面，两个同样容颜的女子安睡着。她把它插进光驱里。她看着那个女子伸出手去触摸另一个泪流满面的自己。她的眼泪落下来。她铺开墨蓝色的信笺，她写，姐姐，我要把他